

0
1cm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十七

宋紀一百十七 己未一年

理宗十五

開慶元年

蒙古憲宗九年

春正月乙巳朔詔飭中外奉公法

圖實政國子監主簿徐宗仁伏闕上書曰賞罰者軍

國之綱紀賞罰不明則綱紀不立今天下如器之歆

而未墜於地存亡之機固不容髮兵虛將惰而力匱

財殫環視四境類不足恃而所恃以維持人心奔走

豪傑者惟陛下賞罰之微權在耳權在陛下而陛下

徐宗仁

武進薛應旂編集



不知所以用之則未墜者安保其終不墜乎臣爲此
懼久矣陛下當危急之時出金幣賜土田授節鉞分
爵秩尺寸之功在所必賞故當悉心效力圖報萬分
可也自出兵越江踰廣以來凡閱數月尚未聞有死
戰陣死封疆死城郭者豈賞罰不足以勸懲之耶今
通國之所謂佚罰者乃丁大全袁玠沈翥張鎮吳衍
翁應彌石正則王立愛高鑄之徒而首惡則董宋臣
也是以廷紳抗疏學校叩闕至有欲借尚方劍爲陛
下除惡而陛下乃釋而不問豈真欲愛護此數人而
重拂千萬人之心哉今天下之事勢急矣朝廷之紀

綱壞矣。若誤國之罪不誅，則用兵之士不勇。東南一隅已半壞於此數人之手，而罰不損其毫毛。彼方擁厚貲，挾聲色，高卧華屋，而使陛下與二三大臣焦心勞思，可乎？二軍之在行者，豈不憤然不平曰：稔禍者誰歟？而使我捐軀兵革之間，百姓之懼難者，豈不羣然胥怨曰：召亂者誰歟？而使我流血鋒鏑之下。陛下亦嘗一念及此乎？又極論邊事，謂惠褻而威不振，論董宋臣盤固日久，蒙蔽日久，又請使有言責者皆得以盡其言，則國論伸而國威振。臣雖屏處山林，亦有生氣不報。已酉，蒙古兵攻忠涪，漸薄夔境，詔蒲擇

之馬光祖戰守調遣便宜行事 丁卯以賈似道爲

京西湖南北四川宣撫大使移馬光祖爲沿江制置使史巖之副之似道尋兼督江西二廣人馬蒙古兵破利州隆慶順慶諸郡閬蓬廣安守將相繼納降

蒙古兀良合台率四王兵三千蠻獠萬人破橫山狗內地守將陳兵六萬以俟兀良合台潛自間道衝其中堅大敗之乘勝蹙賓州蹂象州入靜江府連破辰沅直抵潭州官軍斷其歸路兀良合台列官軍後命其子阿朮橫擊于前官軍敗走遂壁潭州城下二月乙酉出內庫緡錢三千萬助邊用 蒙古主遣降

段元鑑
楊禮

人晉國寶招諭合州王堅執之殺于閱武塲蒙古主
遂命大將渾都海以兵二萬守六盤乞台不花守青
居山又命紐璘造浮梁于涪州之藺市以杜援兵蒙
古主自雞爪灘渡直抵合州城下俘男女萬餘堅力
戰以守蒙古會師圍之圖二月丁巳以呂文德爲四
川制置副使蒲擇之在蜀無功故以文德代之時蒙
古軍中大疫將議班師庚申馬光祖奏蒙古兵自烏
江還北辛酉雨土夏四月甲戌朔以段元鑑楊禮
歿于王事立廟賜額各官一子五月乙卯達州上
呂文德戰功詔遷補有功將士辛未以婺州大水

參政朱熠
同知院饒虎臣

發義倉賑之。六月呂文德乘風順攻涪浮梁力戰
得入重慶即率艤艦千餘泝嘉陵江而上蒙古史天
澤分軍爲兩翼順流縱擊文德敗績天澤追至重慶
而還。辛巳以朱熠參知政事饒虎臣同知樞密院
事。秋七月蒙古兵圍合州自二月至于月守臣
王堅固守力戰蒙古主屢督諸軍攻之不克前鋒將
汪德臣選兵夜登外城堅率兵逆戰遲明德臣單騎
大呼曰王堅我來活汝一城軍民宜早降語未既幾
爲飛石所中因得疾死會天大雨攻城梯折後軍不
克進俱退蒙古主蒙哥亦卒於合州城下年五十二

諸王大臣用二驢蒙以繒樁負之北行合州圍解蒙哥沉斷寡言不樂燕飲自謂遵祖宗之法然性喜畋獵酷信巫覡卜筮之術凡行事必謹叩之殆無虛日其死也或傳其中飛矢捷聞詔加堅寧遠軍節度使

八月蒙古忽必烈遣王維中郝經宣撫荆湖江淮將歸德軍先至江上經言于忽必烈曰經聞圖天下之事於未然則易救天下之事於已然則難已然之中復有未然者使往者不失而來者得遂是尤難也國家奮起朔漠滅金源并西夏蹂荆襄克成都平大理躡躒諸夷奄征四海垂五十年而一之以兵遺黎

殘姓游氣驚魂。虔劉靡盬。殆欲殲盡。自古用兵。未有若是之久。且多也。且括兵率賦。朝下令。夕出師。闔國大舉。以之伐宋。而圖混一。以志則銳。以力則強。而術則未盡也。苟於諸國既平之後。創法立制。敷布條綱。任將相。選賢能。平賦足用。屯農足食。內治既舉。外禦亦備。今西師之出。久未即功。兵連禍結。底安於危。王宜遣人稟命行在。宜喻宋令降名進幣。割地納質。偃兵息民。以全吾力。而圖後舉。稟命不從。然後傳檄。示以大信。使知王仁而不殺之意。一軍出襄鄧。一軍出壽春。一軍出維揚。三道並進。東西連衡。王處一軍爲

之節制使我兵力常有餘裕如是則未來之變或可
弭已然之失或可救也議者必曰三道並進則兵分
勢弱不若併力一向則莫我當也曾不知取國之術
與爭地異併力一向爭地之術也諸道並進取國之
術也昔之混一者皆若是矣晉取吳則六道進隋取
陳則九道進宋之於南唐則三面皆進未聞有一旅
之衆而能克國者或者有之僥倖之舉也昔秦王問
王翦以伐荆翦曰非六十萬不可秦王曰將軍老矣
命李信將二十萬往不克卒以兵六十萬畀翦而後
舉楚蓋衆有所必用事勢有不可懸料而倖取者故

机密宜布之榜文

王者之舉必萬全。其倖舉者崛起無賴之人也。若直前振迅銳而圖功，一舉而下金陵，入臨安，則可也。如兵力耗敝，役成遷延，進退不可反為，敵人所乘，悔可及乎。固宜重慎，詳審圖之。乃會兵渡淮，忽必烈由大勝關，張柔由虎頭關分道並進。官軍皆遁。時忽必烈得沿江制置司榜，有云：今夏謀者聞北兵會議取黃陂，民船繫棧，由陽邏堡以渡。會于鄂州。忽必烈曰：此事前所未有，願如其言。及至黃陂，漁人獻舟，且為鄉導。九月，宗王莫哥自合州遣人以蒙古主凶計告忽必烈，請北還以繫人望。忽必烈曰：吾奉命南來，豈可

董文炳

戴慶烜

陳元桂死節

無功遽還。自登香爐山，俯瞰大江。大江之北曰武湖，武湖之東曰陽邏堡。其南岸即潯黃州。官軍以大舟扼江渡，軍容甚盛。董文炳言於忽必烈曰：「長江天險，宋所恃以爲國，勢必死守，不奪其氣，不可。」臣請嘗之。乃帥死士數十百人當其前，令其弟文用、文忠載艤，鼙鼓櫂疾趨，叫呼畢，奮鋒旣交。文炳麾衆趨岸搏戰，官軍大敗。明日，遂帥諸軍渡江，進圍鄂州。中外大震。庚申，以戴慶烜僉書樞密院事。是日，下詔責已，勉諭諸閩進兵。蒙古兵至臨江，時制置使徐敏子在。隆興頓兵不進，知軍事陳元桂力疾登城，坐督戰力。

不能敵有欲抱而走者元桂曰死不可去左右俱遁
兵至元桂瞠目叱罵遂死之懸其首於敵樓蒙古兵
遂入瑞州知州陳昌世治郡有善政百姓擁之以逃
詔諸路出師以禦蒙古大出內府銀幣犒師前後

出緡錢七千七百萬銀帛各一百六萬兩匹 冬十

月辛未朔丁大全罷時蒙古侵軼日甚大全當國匿

不以聞遂罷相以觀文殿大學士判鎮江府中書舍

人洪芹繳言大全鬼蜮之資穿窬之行引用凶惡陷

害忠良遏塞言路濁亂朝綱乞追官遠竄以伸國法

御史朱貔孫等相繼論大全姦回險狡狠害貪殘假

洪芹

朱貔孫

饒虎臣

左相吳潛

陛下之刑威以箝天下之口，挾陛下之爵祿以籠天下之財。饒虎臣又論其絕言路、壞人才、竭民力、誤邊防、四罪，詔致仕。壬申，以吳潛爲左丞相兼樞密使，潛入相，首言鄂渚被兵，湖南擾動，推原禍根，由近年姦臣儉士，設爲虛議，迷國誤君，附和逢迎，媵阿諂媚，公道晦蝕，私意橫流，仁賢空虛，名節喪敗，忠嘉絕響，諛佞成風，天怒而陛下不知，人怨而陛下不察，稔成兵戈之禍，積爲宗社之憂。章鑑高鑄嘗與丁大全同官，傾心附麗，躡躋要途，蕭恭來等羣小，導沓國事，日非浸淫，至于今日。沈炎實趙與憲之腹心，爪牙而任

臺臣甘爲之搏擊姦黨盤據血脈貫穿以欺陛下致
危亂者皆此等小人爲之乞令大全致仕炎等與祠
鑄等羈管州軍帝不報以賈似道爲右丞相兼樞
密使軍漢陽以援鄂庚辰詔自今十一日始避殿
減膳徹樂又詔曰比者蜀道稍寧然干戈之餘瘡痍
未復流離蕩析生理何資咨爾旬宣之寄牧守之臣
輕徭薄賦一意撫摩恤軍勞民庶底興復其被兵百
姓遷入城郭無以自存者三省下各郡以財粟賑之
時邊報日急臨安團結義勇招募新兵增築平江
紹興慶元城壁朝野震恐內侍董宋臣請帝遷都四

何子舉

文天祥

張勝

明以避敵鋒軍器太監何子舉言于吳潛曰若上行
幸則京師百萬生靈何所依賴御史朱勳孫亦言鑾
輿一動則三邊之將士瓦解而四方之盜賊蜂起必
不可會皇后亦請留蹕以安民心帝遂止寧海節度
判官文天祥乞斬宋臣不報十一月乙卯以趙葵
為江東西宣撫使許便宜行事蒙古圍鄂州都統
張勝權州事以城危在旦夕登城諭之曰城已為汝
家有但子女玉帛皆在將臺可從彼取蒙古信之遂
焚城外民居將退會高達等引兵至賈似道亦駐漢
陽為援蒙古乃復進攻遣苦徹拔都兒領兵同降人

諭鄂州使降抵城下勝殺使者以軍出襲苦徹拔都
兒戰敗死達恃其武勇殊易似道每見其督戰即戲
之曰魏中者何能為哉將戰必須似道親勞始出否
即使兵士譁於其門呂文德諂事似道使人訶曰宣
撫在此何敢爾邪曹世雄向士璧皆從在軍事未嘗
關白似道由是嚙三人而親文德時諸路重兵咸
聚于鄂蒙古兵由永全至潭州江西大震吳潛用御
史饒應子言移賈似道于黃州黃雖下流實當兵衝
孫虎臣以精騎七百送之至蕪草坪候騎言前有北
兵似道大懼謂左右曰奈何虎臣匿似道出戰似道

饒應子

木棉蒼獨光明俊偉乎

知院朱熠

蒙古自顧歸似道稍堅
忍國威可振

嘆曰死矣惜不光明俊偉爾及北兵至乃老弱部所
掠金帛子女而還者江西降將儲再興騎牛先之虎
臣出擒再興似道遂入黃州以朱熠知樞密院事
閏月丁丑以向士璧爲湖南制置副使知潭州甲
申以呂文德爲京西湖北安撫使知鄂州十二月
己亥賈似道私與蒙古議和時蒙古攻城益急城中
死傷者至萬三千人賈似道大懼乃密遣宋京詣蒙
古營請稱臣納幣忽必烈不許會合州守臣王堅使
阮思聰蹕急流走鄂以蒙古主計聞似道再遣京往
忽必烈亦聞阿藍荅兒等謀立阿里不哥遣脫忽思

括民兵因召羣臣議事郝經曰易言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國家自平金以來惟務進取老師費財三十年矣今國內空虛塔察旭烈諸王觀望所立莫不覬覦神器一有狡焉或啓戎心先人舉事腹背受敵大事去矣且阿里不哥已令脫里察行尚書省據燕都按圖籍號令諸道行皇帝事矣雖大王素有人望且握重兵獨不見金世宗海陵之事乎若彼果稱遺詔便正位號下詔中原行赦江上欲歸得乎願大王以社稷爲念與宋議和令割淮南漢上梓夔兩路定疆界歲幣置輜重率輕騎而歸直造

燕都則彼之姦謀冰釋瓦解遣一軍逆大行靈昇收
皇帝璽遣使召旭烈阿里不哥莫哥諸王會喪和林
差官于諸路撫慰安輯命王子真金鎮守燕都示以
形勢則大寶有歸而社稷安矣忽必烈以爲然會宋
京至請稱臣割江南爲界歲奉銀絹匹兩各二十萬
忽必烈許之遂拔砦而去留張傑闔旺以偏師候湖
南兀良合台之兵賈似道奏鄂州圍解詔論功行賞
辛亥改明年元 蒙古兀良合台攻潭州甚急向
士璧帥潭極力守禦旣置飛江軍又募斗弩社朝夕
親自登城撫勞聞蒙古後軍且至遣王輔佑帥五百

衆覘之遇于南嶽市大戰蒙古少却會忽必烈遣邁
鐵赤將兵來迎兀良合台遂解圍引兵趨湖北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十七

浙江圖書館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十八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一百十八 庚申一年

理宗十六

景定元年

蒙古世祖忽必烈中統元年

春正月丙子詔獎賈似道

功 庚辰歲星熒惑合在尾

二月蒙古張傑闖旺

作浮橋于新生磯兀良合台日兵至傑等濟師北還

賈似道用劉整計命夏貴以舟師攻斷浮橋進至白

鹿磯殺殿卒百七十人 辛酉蒙古遣偏師取道大

理由廣南抵衡州向士璧合劉雄飛兵逆戰于道敗

匡和言停

張興宗死節

言路何無一人言此知其
根柢深矣

張勝死節

之獲還俘民甚衆 丙寅蒙古兵犯分寧武寧二縣
 河湖砦都監張興宗死之 三月戊辰朔日食 賈
 似道匿議和稱臣納幣之事以所殺獲俘卒殿兵上
 表言諸路大捷鄂圍始解江漢肅清宗社危而復安
 實萬世無疆之休帝以似道有再造功召入朝 乙
 酉蒙古兵至漢陽鄂州統制張勝力戰死之 丙戌
 賈似道上言自鄂趨黃與北朝回軍相遇諸將用命
 捍禦大戰敗之 白氣如匹練亘天 辛卯蒙古主
 忽必烈立初忽必烈北還廉希憲聞阿里不哥命劉
 太平及大將霍魯懷行尚書省事于關右恐結諸將

以動秦蜀請遣趙良弼往覘之良弼具得實還報時
諸王合丹莫哥塔察兒俱會于開平旭烈亦自西域
遣使勸進惟阿里不哥不至希憲良弼及商挺等力
言先發制人後發人制逆順安危間不容髮宜早定
大計忽必烈三讓諸王大臣固請遂即位詔曰朕惟
祖宗肇造區宇奄有四方武功迭興文治多缺五十
餘年於此矣蓋時有先後事有緩急天下大業非一
聖一朝所能兼備也先皇帝即位之初風飛雷厲將
大有爲憂國愛民之心雖切於已尊賢使能之道未
得其人方董夔門之師遽遺鼎湖之泣豈期遺恨竟

勿克終肆予冲人渡江之後蓋將深入焉乃聞國中
重以僉軍之擾黎民驚駭若不能一朝居者予爲此
懼驛騎馳歸目前之急雖紓境外之兵未戢乃會羣
議以集良規不意宗盟輒先推戴左右萬里名王巨
臣不召而來者有之不謀而同者皆是咸謂國家之
大統不可久曠神人之重寄不可暫虛求之今日太
祖嫡孫之中先皇母弟之列以賢以長止予一人雖
在征伐之間每存仁愛之念博施濟衆實可爲天下
主天道助順人謨與能祖訓傳國大典於是乎在孰
敢不從朕峻辭固讓至於再三祈懇益堅誓以死請

於是俯徇輿情，勉登大寶。自惟寡昧，屬時多艱。若涉
淵冰，罔知攸濟。爰當臨御之始，宜新弘遠之規。祖述
變通，正在今日。務施實德，不尚虛文。雖承平未易遽
臻，而饑渴所當先務。嗚呼！曆數攸歸，欽應上天之命。
勲親斯託，敢忘烈祖之規。體極建元，與民更始。朕所
不逮，更賴我遠近宗族中外文武同心協力，獻可替
否之助也。誕告多方，體予至意。蒙古陝西宣撫使
廉希憲言。高麗國王嘗遣其世子僂入覲，會憲宗將
兵攻宋，僂留三年不遣。今聞其父已死，若立僂遣歸
國，彼必懷德，是不煩兵而得一國也。蒙古主是其言。

張文謙

改館餼以兵衛送之仍赦其境內夏四月戊戌朔
出內侍董宋臣于安吉州蒙古立中書省以王文
統爲平章政事張文謙爲左丞文統本李壇幕屬至
是有薦其才智者遂得親幸更張庶務悉委裁處文
統素忌刻而文謙以安國便民爲務屢相可否積不
能平思有以陷之文謙遂求出宣撫大名臨發語王
文統曰民困日久况當大旱不量減稅賦何以慰來
蘇之望文統曰上新即位國家經費止仰稅賦苟復
減損何以供給文謙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至是任
蠲常賦什之四商酒稅什之二丁未蒙古以翰林

侍讀學士郝經爲國信使使于宋蒙古王文統素忌
郝經有重名既請遣經復陰屬李壇潛師侵宋欲假
手害經或謂經曰文統叵測盍以疾辭經曰自南北
遘難江淮遺黎弱者被俘畧壯者死原野兵連禍結
斯亦久矣聖上一視同仁務通兩國之好雖以微軀
蹈不測之淵苟能弭兵靖亂活百萬生靈於鋒鏑之
下吾學爲有用矣遂行蒙古召竇默許衡至開平
默肥鄉人金末避亂轉徙隱於大名與姚樞許衡相
講習至忘寢食蒙古主在潛邸嘗召之默變姓名以
自晦使者俾其友人往見之微服踵其後默不得已

乃拜命既至問以治道默首以綱常爲對且曰失此則無以自立于世矣又言帝王之道在誠意正心心既正則朝廷遠近莫敢不一于正蒙古主敬待加禮父之南還至是復與衡同召己酉吳潛罷初賈似道在漢陽以潛移之黃州爲欲殺已嚙之至是帝欲立忠王禛爲太子潛密奏云臣無彌遠之才忠王無陛下之福帝遂積怒潛似道因陳建儲之策令侍御史沈炎劾潛且云忠王之立人心所屬潛獨不然章汝鈞對館職策乞爲濟王立後潛樂聞其論授汝鈞正字姦謀叵測請速召賈似道正位鼎軸帝從之遂

潛此議大錯從事勢萬
分必至此然豈可出大臣口量
錯故天子自持而已居守遂有
朝服東市然則潛亦幸不遇
漢景耳

劉應龍

罷潛奉祠初蒙古兵日迫帝問潛策安出潛對曰當
遷幸又問卿如何潛曰臣當守于此帝泣下曰卿欲
為張邦昌乎潛不敢復言未幾北兵暫退帝語羣臣
曰若從吳潛遷幸之議幾誤朕至是潛罷帝怒猶不
已而似道又陰圖之帝夜出象簡書疏藁授劉應龍
使劾潛應龍謂潛本有賢譽獨論事失當臨變寡斷
祖宗以來大臣有罪未嘗輕肆誅戮欲望姑從寬典
以全體貌帝大怒 史臣曰吳潛忠亮剛直論事雖
近於訐度宗之立謀議及之潛以正對人臣懷顧望
為子孫地者能為斯言哉潛既罷尋以竄死且有遺

表可謂死諫不負科名者矣 癸丑進賈似道少師

封衛國公帝手詔曰賈似道爲吾股肱之臣任此旬
宣之計隱然殄敵奮不顧身吾民賴之而更生王室
有同于再造及似道至又詔百官郊勞如文彥博故
事獎眷禮甚至諸將士悉進官呂文德檢校少傅高
達寧江軍承宣使劉整知瀘州兼潼川安撫副使夏
貴知淮安州兼京東招撫使孫虎臣和州防禦使范
文虎黃州武定諸軍都統制向士璧曹世雄各加轉
有差初似道惡高達在軍中嘗侮已言於帝欲殺之
帝知其有功不從故論功以呂文德爲第一而達居

其次似道既相引薦奔競之士受納賄賂寘諸通顯
又引外戚子弟爲監司郡守進倡優傀儡奉帝爲游
燕臺臣有諫者宣諭使裁去謂之節帖權傾中外進
用羣小變更法制矣 蒙古初定官制蒙古自鐵木
真以來諸事草創設官甚簡以斷事官爲至重之任
位三公上丞相謂之大必闡赤掌兵柄則左右萬戶
而已後稍倣金制置行省及元帥宣撫等官忽必烈
既立大新制作遂命劉秉忠許衡酌古今之宜定內
外官制其總政務者曰中書省秉兵柄者曰樞密院
司黜陟者曰御史臺其次內則有寺監院司衛府外

則有行省行臺宣慰廉訪其牧民則有路府州縣官
有常職位有常員食有常祿其長則蒙古人爲之而
漢人南人貳焉於是故老舊臣山林遺逸之士咸見
錄用一代之制始備兼忠雖居左右而猶不改舊服
時人稱之爲聰書記蓋因其初從釋氏名子聰也

參政饒虎臣
同知院戴慶烜
合院皮龍榮

以饒虎臣參知政事戴慶烜同知樞密院事皮龍榮
僉書院事 蒙古以廉希憲爲陝西四川宣撫使商
挺副之 蒙古阿里不哥聞忽必烈已立命阿藍答
兒發兵于漠北諸部分遣心腹易置將佐散金帛賚
士卒又命劉太平霍魯懷拘收關中錢穀時渾都海

自先朝將兵屯六盤太平等陰相結納渾都海復分遣人約成都密里霍者青居乞台不花同舉事阿里不哥遂自稱帝立于和林 蒙古阿藍答兒及六盤守將渾都海舉兵應和林 五月戊辰朔蒙古劉太平霍魯懷聞廉希憲將至乘傳急入京兆謀爲變秦人前被阿藍答兒太平等威虐聞其來皆破膽越二日希憲亦至宣示詔旨遣人馳往六盤宣諭安撫未幾城門候引一急使去至云來自六盤希憲訊之盡得太平魯懷與渾都海密里霍者乞台不花要結狀希憲集僚佐謂曰主上命我輩正爲今日遂分遣人

掩捕太平魯懷等。仍遣劉里馬誅密里霍者於成都。汪惟正誅乞台不花于青居。又命總帥汪良臣帥秦鞏諸軍進討渾都海。良臣以未得旨爲辭。希憲即解所佩虎符銀印授之曰：此皆身承密旨。君但辦吾事。制符已飛奏矣。良臣遂行。又摘蜀卒四千命蒙古將八春帥之爲良臣聲援。會有詔赦至。希憲命殺太平等於獄。尸於通衢。方出。迎詔。渾都海知京兆有備。西渡河趨甘州。阿藍荅兒自和林帥兵適至。遂與渾都海合軍而南。時諸王合丹亦率騎兵與八春汪良臣兵合。分三道以拒之。旣陣。大風吹沙。良臣令軍士下

合院沈朱

王鄂

馬以短兵突其左，繞出陣後，潰其右而出。入春，直擣其前，合丹勒精騎邀其歸路，大戰于甘州東，殺渾都海、阿藍荅兒、關隴、悉平、希憲，乃遣使自劾，停赦行刑。徵調諸軍，擅以良臣為帥，諸罪蒙古主曰：委卿方面之寄，正欲從宜。若拘常制，豈不坐失事機？詔賜希憲金虎符，進平章政事，行省秦蜀商挺、叅知省事。饒虎臣罷。庚辰，戴慶烜卒。慶烜，末嘉人，登第未久而位至執政，無所稱述。癸未，以沈炎僉書樞密院事。蒙古以王鄂為翰林學士承旨。鄂，金正大元年進士第一人，歷官尚書左右司郎中。金亡，將被殺，張柔聞

其名救之館于保州蒙古主在藩邸召對甚禮重之嘗因見請曰天兵克蔡金主自縊其奉御絳山焚葬汝水之旁禮爲舊君有服願往葬祭蒙古主義而許之至則爲河水所沒具牲醴爲位而哭至是爲翰林學士承旨制誥典章皆所裁定又薦李冶李昶王磐徐世隆高鳴爲學士復奏立十道提舉學校官蒙古主皆從之丙戌蒙古建元中統詔曰祖宗以神武定四方淳德御羣下朝廷草創未遑潤色之文政事變通漸有綱維之目朕獲纘舊服載擴丕圖稽列聖之洪規講前代之定制建元表歲示人君萬世之傳

紀時書王見天下一家之義法春秋之正始體大易
之乾元炳煥皇猷權輿治道可自庚申年五月十九
日建元爲中統元年惟即位體元之始必立經陳紀
爲先故內立都省以總宏綱外設總司以平庶政仍
以興利除害之事補偏救弊之方隨詔以頒於戲秉
籙握樞必因時而建號施仁發政期與物以更新敷
宣懇惻之辭表著憂勞之意凡在臣庶體予至懷

乙未熒惑入南斗留五十餘日 六月庚子竄丁大

全于南康軍 壬寅立忠王禩爲皇太子帝家教甚

嚴太子鷄初鳴問安再鳴回宮三鳴往會議所叅決

訓儲

即知之亦不敢言

庶事退入講堂講經史將晡復至榻前起居問今日講何經荅之是則賜坐賜茶否則爲之反覆剖析又不通則繼以怒明日須更覆講率以爲常 蒙古撤江上軍以史天澤爲江淮經畧使蒙古李璫寇淮安主管制置使事李庭芝擊敗之 蒙古召真定劉郁邢州郝子明彰德胡祗適燕京馮渭王光益楊恕李彥通趙和之東平韓文獻張昉等乘傳赴闕 秋七月戊子蒙古使者郝經來告即位且徵前日請和之議先是賈似道還朝使其客廖瑩中輩撰福華編稱頌鄂功通國皆不知所謂和也經至宿州遣其副使

何源劉人傑請入國日期不報經數遺書于三省樞
密院及兩淮制置使李庭芝賈似道恐經至謀泄拘
經于真州之忠勇軍營經上表有言曰願附魯連之
義排難解紛豈如唐儉之徒歛兵誤國又數上書於
帝其畧曰貴朝自太祖受命建極啓運創立規模一
本諸理校其武功有不逮漢唐之初而革弊政弭兵
兇弱藩鎮強京國意慮深遠貽厥孫謀有盛於漢唐
之後者嘗以爲漢似乎夏唐似乎商而貴朝則似乎
周可以爲後三代貴朝有夏后氏之質而不華有商
人之敬而不肆有周人之文而不蕩有漢氏之公恕

而不踈。有李唐之德義而不雜。故能祈天求命。踵三代而軼漢唐。是以聘契丹。交金源。待本朝。不愛重幣。厚禮。而使。者冠蓋相望於道。雖靖康之難。而資東南之富庶。足以立國安強。徙都定鼎。以及于今。其勢益屈。而其理益伸。夫有天下者。孰不欲九州四海奄有混一端。委垂衣而天下晏然。穆清也哉。理有所不能。勢有所難必。亦安夫所遇之理而已。故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不隘夫地。惟篤夫道。安於所遇。卒王有天下。而大其世。至於勾踐之棲會稽。高祖之王漢中。文帝之卻走馬。光武之閉玉關。皆見理審勢。安於所

遇得動靜之幾者也。貴朝祖宗深見夫此持勒控約不肯少易。是以太祖開建大業，太宗丕承基統，仁宗治效浹洽，神宗大有作爲，高宗坐弭強敵，皆有其勢而弗乘，安於理而不妄者也。今乃或者欲於遷徙戰伐之極，三百餘年之後，不爲扶持安全之計，欲斷生民之餘命，棄祖宗之良法，不以理以勢，不以守以戰，欲收竒功，取幸勝，爲詭遇之舉，不亦誤乎！伏惟陛下之與本朝初欲復前代故事，遣使納交，越國萬里，天地人神皆知陛下之仁，計安生民之意，而氣數未合，小人交亂，雖行李往來，徒費道路，迄無成命，非兩朝

金使無禮則曲是近之都徑通
好則窘之逼之真不可相

之不幸。生民之不幸也。有繼好之使而無止戈之君。
有講信之名而無修睦之實。有報聘之命而無渝平
之約。是以籍籍紛紛。不足以明信。而適足以長亂。至
渝合交廣之役。而禍亂極矣。主上即位之初。過以相
與。惟恐不及。不知貴朝何故接納其使。拘於邊郡。蔽
羣蒙覆。不使進退。一室之內。顛連宛轉。不覩天日。綿
歷數年。主上何罪。經等亦何罪。而窘逼至是耶。或者
必以爲本朝兵亂。有隙可乘。必有范山語楚子之言。
以爲晉君不在。諸侯而北方可圖。祖逖誓江。擊楫中
流。以爲中原可定。桓温進取之計。洒掃山陵。以爲函

夏可有。王玄謨北伐之說從入橫出以爲居胥可封。以貴朝積累之盛蓄養生聚三百餘年恢復故疆固所當爲。辦此一事儘有餘力。固宜不藉使人鼓行而前以爲大舉。然而大河南北秦隴東西海岱表裏名城數百縱使本朝有故委而不問諸鎮侯伯亦未易取。中間或有魏大武歛戍之計縱令入境一旦抄騎百千爲羣則或者之論適足以病國不足以有成。縱使得一城取一寨未能償數世之所失而徒棄二國之明信或者之論又足以病國而不足以有成明矣。故熙豐之間有意於強國矣而卒莫能強新法之弊。

遂至黨人之禍。宣政之間。有意於恢復矣。百年之力。漫費於燕山之空府。而因致復隍之變。開禧之間。有意於進取矣。而隨得隨失。反致淮南之師。端平之間。再事夫收復矣。而徒敝師徒。漫不收攝。遂失蜀漢。是皆貴朝之事。且陛下所親見者。旁薄橫潰。至於今日。而議者不規夫古之理。惟徇夫今之勢。不懼夫遠禍。惟嗜夫近利。但顧一己一時之事。不顧天下後世之事。此經所以昧死強僭必言之而不靳也。苟惟徇天下之勢。不規天下之理。則又必謂遼金夏人。吾見其滅彼。今有故氣。數可測。委如貴朝所報。本朝兵亂異。

于金剛懾其餘威瀆亡而
事之于元則攝其新學方
強而挑之不止何待

聞等事一皆不妄豈宜遽以爲玩本朝立國根據綿
絡包括海宇未易搖蕩太祖皇帝倡義漢北一舉而
取燕遼再舉而取河朔又再舉而滅西夏遂乃掇拾
秦雍傾覆汴蔡穿徹巴蜀繞出大理東西北皆際海
而南際江淮且自周漢以來雄肆勁猛瞰臨中國况
又如是之大且強乎而其風俗淳厚禁網踈略號令
簡肅是以夷夏之人皆盡死力委如所報豈得即無
君主有中國以來纔四十餘年豈能得便至淪棄金
源氏旣失燕秦又棄河朔限河以國僅有河南一道
猶作一龜茲貴朝不與之絕者殆二十年本朝縱有

一時之變豈可遽爲輕蔑而遂不與乎况復禍亂之際天所以開聖人也至如所報本朝骨肉睽闕諸侯背叛則或有之以主上之仁聖必能享國而文致太平豈得遽至是耶夫一時之禍亂天所以啓主上也日將旦則必有陰沴之翳龍將飛則必有雲雷之鬱將底於極治則必厭以大難乾坤而後必繫之以屯屯而後終之以履萬物各由其道而後繫之以泰也故晉有里丕之難而文公以興齊有無知之難而威公以霸夏有澆羿而少康以王周有管蔡而成康以治諸呂所以啓文帝巢隱所以啓太宗豈獨至於主

上使即不幸於禍亂之間乎。至如所報，非惟本朝之不幸，抑亦貴朝之不幸也。主上萬安，必能弭兵，遂成好事，使南北之民免殺戮之禍，而共躋仁壽。不然，則戰爭方始，而貴朝可憂矣。事至今日，貴朝宜汲汲遑遑，以應主上美意，講信修睦，計安元元，而乃仍自置而不問，實有所未解者。抑天未厭亂，將由是以締起兵端耶？抑由是以別有所蘊蓄耶？抑其間有主張是者，必不使之成耶？皆不可得而知也。竊嘗思之本朝用兵四十餘年，亦休息之時也。天畀仁聖而有主上，亦治平之世也。貴朝受兵三十餘年，亦厭苦之時也。

保有天命而有陛下。亦非生事之君也。即位之初先遣信使。輸平繼好。弭兵息民。置之舍館。綿歷歲月。久而不問。此尤所未解者。必或者之論。以爲其勢可乘。而不顧夫理。有以惑陛下者。夫天下之勢。始於北而終於南。一氣之運。建於子而屈於午。動本於靜。陽本於陰。日北至而陽生。南至而陰生。故凡立國者。莫不自北而南也。是以周自戎狄遷幽。去幽國岐而都豐鎬。至於成周。則極矣。平王東遷。於是不能復古。蓋自西北而入于東南也。秦人自汧渭霸關中。并六國。最後滅楚。亦自西北而始也。漢自關中取韓魏梁趙。蹙

項氏於彭城亦自西北而至於東南也。至世祖都洛
而漢氏極矣。昭烈入蜀輔以孔明之英賢。關張之忠
勇。仗義復漢。攻樊城。震許都。屢出岐山。久駐渭濱。終
不能有關洛一郡。孫氏立國江東。據三州。以虎視天
下。有陸遜之沉鷲。呂蒙之謀畫。出濡須。下皖口。攻合
肥。以戰爲守。終不能得淮北一民。元帝渡江。有王導
之懿。陶侃。溫嶠。謝安之賢。亦嘗經略中原。取河南。入
關中。出彭城。勝淝水。而山桑代陂枋頭之敗。相繼終
不能救江沱日車之側。當是之時。蔡謨之言。羲之之
論。最爲見理審勢。而竟不見用。宋武帝舉江淮之衆。

平廣固滅姚秦入長安其勢甚張竟不敢登大河北
岸而所得棄不旋踵文帝以元嘉之盛欲恢復河
南兩爲大舉到彥之敗還而王玄謨退走遂使代馬
飲江建康震駭兩淮郡縣赤地無餘春燕來歸巢於
林木至於齊出入於彭城懸瓠之間爭奪於雍豫青
兖之地錯迕紛拂殆無寧歲陳慶之乘魏之亂而納
元顥未幾而狼狽以歸梁武帝以妖夢之故思中原
牧伯之朝卒自貽侯景之禍是數朝數君者夫豈不
欲帝中華而奄北海哉理不可也見夫勢而不見夫
理欲以東南之衆爭衡於西北頓擲人命違易天常

是以卒不能有成。而自致折敗也。夫終南劔門在乎西。長淮大江在乎東。首尾相呀。重險相蔽。而天地之形勢定。所以隔區宇而限南北也。且其土風不同。材技不一。河朔之人。豪勁猛厲。長於騎射。善於馳逐。而重厚耐久。故能去國而遠鬪。江淮之人。剽勇輕疾。長於舟楫。利於速戰。上岸殺敵。洗脚入船。故能馮險而善守。四海混同。南北爲一。則都無所用。苟爲分裂。各恃所長。康節有云。自北而南則治。自南而北則亂。蓋其氣數使之然也。如此。則南北之理。天下之勢。灼然見矣。伏惟貴朝肇基王跡。則自夫燕趙之交。一時將

相皆幽薊常山之豪傑。二祖功德則著於淮南。受命啓土則始於汴宋。是亦自北而南也。既正皇極。平唐蜀。滅楚漢。自江南至於嶺南。則又自北而南也。江淮之間。至於閩越。戶口滋殖。十百諸夏。文物學校盛於上國。亦氣數使然。應夫萬物相見南方之卦。所以開後王而有今日也。是亦自北而南也。是以太祖不取燕雲。真宗不戰澶魏。仁宗不伐靈夏。高宗不絕金源。其繼三代。踰漢唐。致治享國之美。禮樂文物之盛。仁愛忠厚之俗。公普便利之澤。結人心。固天命。非晉宋六朝。偏駁雜亂。敢望其萬分之一者也。子孫世守不

不能強戰又不能以守為戰
而悉出于和又不知和

敢少有變更。是以大本一定。基緒延遠。至於三百餘年。有漢氏之中微。而無漢氏之大亂。有李唐之中微。而無李唐之大亂。漢氏之有天下。四百餘年。而唐有天下者。幾三百年。自三代以來。享國之久。不是過也。而貴朝則近踰於唐。遠幾於漢。漢氏則大綱舉而細目疎。故其弊則禍起於外戚。而國竊於大臣。李唐則細目舉而大綱頽靡。故其弊則禍起於衽席。而位移於藩國。貴朝則大綱正而不頽。細目舉而不紊。漢唐之所以致亂者。一皆無之。而或有漢唐之中微者。何也。祖宗交鄰之義。有時而違之也。夫邦交之事。非惟

貴朝振古以然。至貴朝而後盛爾。經按小雅鹿鳴之
三。遣使勞使。則使人之事。前乎此已有矣。又按周官
大行人。時聘。間問。歸脤。致禮。是天子所以交諸侯也。
諸侯間於王事。則相聘相朝。是諸侯所以交諸侯也。
周室之衰。齊楚秦晉始大行人之事。始重申其辭命。
致其曲直。邦之安危。師之利鈍。皆繫焉。是列國所以
交列國也。至於六國締從。連衡。奉毛遂之盤。進田文
之幣。合沓蘇秦之車騎。搖撼張儀之脣脰。而列國之
交極矣。至乎漢氏。遣使四出。陸賈。唐蒙。張騫。蘇武。遠
至數萬里。又至十餘年。中國所以交外國也。至于蜀

漢吳魏各據一。面。自。帝。一。方。兵。之。勝。負。則。繫。乎。交。之。離。合。故。其。使。人。往。來。皆。腹。心。大。臣。孔。明。魯。肅。鄧。芝。張。溫。等。皆。一。時。之。傑。故。漢。吳。一。合。而。勝。赤。壁。漢。吳。再。合。而。取。漢。中。吳。魏。一。合。而。取。荆。州。吳。魏。再。合。而。勝。猗。亭。當。是。之。時。行。人。之。事。益。重。是。敵。國。所。以。交。敵。國。也。至。劉。宋。元。魏。裂。天。下。為。南。北。行。人。往。來。兵。亦。不。已。沈。範。吉。常。李。彪。周。邵。徐。陵。庾。信。等。紛。紜。叅。錯。歷。七。代。二。百。餘。年。而。離。合。不。一。大。抵。合。則。俱。安。離。則。俱。危。合。則。生。民。受。福。離。則。生。民。被。禍。貴。朝。啓。運。刻。平。諸。僭。有。沛。然。混。一。之。勢。乃。置。燕。雲。而。不。取。一。再。傳。後。遂。肆。憑。陵。真。

宗不免親屈萬乘以幸澶淵。寇準高瓊相與戮力以卻大敵。而聖慮深遠。遂與盟約。而南北之交始定。好聘往來。甲兵不試。安天下者數十年。其後盟約浸弛。再侵河朔。仁宗則又屈已信義。而富弼遂能負荷。復再定盟。好聘往來。甲兵不試。安天下者百餘年。至于宣政。盟約遂壞。靖康之末。因棄都邑。高宗南幸。墮讎崇好。遂安金源。再定盟誓。好聘往來。甲兵不試。安天下者又數十年。而海陵兇虐。妄為大舉。以瀆明神。而貫盈自斃。高宗猶示大信。不為追奔。遂與金世宗定盟。好聘往來。甲兵不試。安天下者又數十年。生事之

人妄啓邊釁而寧宗增修德政復與章宗定盟好聘
往來甲兵不試安天下者又數十年由是觀之以交
鄰爲國而能計安天下者莫盛於貴朝也故曰以和
議邦交爲國者貴朝之事也天子之所持守大臣之
所輔相百僚之所論議以爲社稷之大經者惟此而
已至於本朝適與陛下相當而陛下使命不一卒無
有成蓋本朝方極兵威奄征方國而天未厭亂每爲
差池是以陛下之聖意不能達祖宗之成規不能合
生民之命莫與救藥太和之氣將遂殄絕天地設位
必有對待陛下有此意則主上啓此心蓋其氣數亦

語本魏宋

當然也。契丹與貴朝定盟，亦數世數十年之後也。金源與貴朝定盟，亦數世數十年之後也。今主上之世數年數，亦金源氏之世數年數也。大定、明昌之盛，將復見於今。即位之初，先遣信使，輸平糶，好弭兵，息民而貴朝置之舍館，綿歷數歲，儘自陳說，擯而不問。故經反復思惟，以爲必有橫議之人，將以弊貴朝，誤陛下者，必爲此事。於經何有？於本朝何有？妨經何事？害本朝何事？所惜者，貴朝之國體，陛下之盛德也。此事必行，經不過失一身，本朝不過失一臣，大倉耗一粒，滄海揚一波，鄧林飄一葉，泰山落一石，國於何損？至

若貴朝所舉皆中。圖惟皆獲。返舊京。奄山東。取河朔。平關中。剗白溝之界。上盧龍之塞。而本朝亦不失故物。若爲之而不成。圖之而不獲。復欲洗兵江水。掛甲淮壖。而遂無事。殆恐不能一有所失。則不旣大矣乎。且貴朝光有天下。三百有餘年矣。盛治洋溢。大業崇極。方當白日之正中。不趣羲和之馭。可也。將安將樂。恬處易守。不自搖動。可也。不棄其輔。員于其輻。以固皇輿。可也。經聞貴朝廣西帥臣以交趾之變。有言曰。國家紀綱正。君臣和。百姓安。若其有故。天亂宋也。宋不亂。宋經每爲稱道。蓋有國者不畏夫有亂。畏夫自

致其亂。自致其亂。則人也。橫逆而來。則天也。天欲亂人之國。其如彼何哉。盡其在我者而已矣。或者乃徇夫一已之勢。徂于一時之利。不忌天之所警。欲於大變之後。抵巇投罅。拘滯使人。而別作爲。舉祖宗三百年之成烈。再爲博者之一擲。遂以干戈易玉帛。殺戮易民命。戰爭易禮義。果能必無誤乎。彼間探造鑿之。人大抵皆爲弱彼強此之說。以取容悅。又惡知夫國家利害。生民休戚哉。經本布衣。教授保塞主上。聘起問以治道。即以議和止殺爲請。是以即位之初。先遣信使。即命經行入境。以來綿歷四年。凡有蘊蓄。無不

傾盡經實何人敢如此過涉猛浪與人家國事蓋不
敢欺天不敢欺君不敢誤國家不敢誤天下後世在
經等今日之事止是告登寶位布弭兵息民意其餘
無他蔽匿貴朝必以爲不可必不能從何用置經於
此下一明詔數其好事難成之故梗礙牽制之由稽
留使人不爲無故或別有蓋藏之跡明白指陳使天
下四海知本朝之所以命使臣而欺貴朝貴朝之所
以留使人而責本朝亦宜賜一明降或欲與本朝校
量疇昔必決勝負一主于戰通好使人尤爲無用而
乃仍自拘留擯而不問陳說不答表請不報差官不

從告歸不許。老天長日寢以銷鑠，必自斃館下。經等之辱固自遺臭，通好使人至於如此，亦非貴朝美事。所以惶惑無聊而又致夫此也。觸忤聖聽，不勝戰懼。之至前後皆不報。驛吏棘垣鑰戶晝夜守邏，欲以動經，經不屈。但語其下曰：嚮受命不進，我之罪也。一入宋境，死生進退聽其在彼。屈身辱命，我終不能。汝等不幸同在患難，宜忍以待之。揆之天時人事，宋祚殆不遠矣。帝聞有北使，謂宰執曰：北朝使來，事體當議似道奏和出，彼謀豈容一切輕徇。倘以交鄰國之道來，當令入見。蒙古遣詳問官崔明道、李全義詣淮東。

檜在和說中主戰似道列合
和戰兩局而一意蒙騙國家氣
數欲生此社不可解人

制司訪問經等所在淮東制置李庭芝奏蒙古使者
久留真州亦為似道所犇不報以賈似道兼太子
太師朱熠皮龍榮沈炎並兼賓客蒙古行交鈔法
王文統立十宣撫司示以條格欲差發辦而民不擾
鹽課不失常額交鈔無致阻滯遂行中書省造中統
元寶交鈔立互市于潁州漣水光化軍交鈔法自十
文至二貫文凡十等不限年月諸路通行賦稅並聽
收受仍申嚴私鹽酒醋麵貨等禁八月蒙古以廉
希憲為中書省右丞蒙古李壇乞遣將益兵渡淮
攻宋蒙古主以方遣使脩好不從九月蒙古李壇

復請攻宋蒙古主復諭止之 冬十月甲辰詔黨丁

大全吳潛者臺諫其嚴覺察舉劾以聞當寘于罪以
爲同惡相濟者之戒時賈似道專政臺諫何夢然孫
附鳳桂錫孫承順風旨凡爲似道所惡者無賢否皆
斥帝弗悟其奸爲下是詔 壬戌竄吳潛于潮州

十一月戊子熒惑與填星順行太陰犯房 蒙古發

常平倉賑益都濟南濱棣饑民 十二月蒙古號西

僧八思巴爲國師統釋教八思巴吐蕃薩斯迦人族

款氏也年十五謁蒙古主至是日見尊禮云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十八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十九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一百十九

起辛酉至壬戌凡二年

理宗十七

景定二年

蒙古中統二年

春正月癸亥朔詔監司率半歲具

劾去賊吏之數來上視多寡行賞罰守臣助監司所

不及以一歲定賞罰本路州無所劾而臺諫論列則

監司守臣皆罰有治狀廉聲者其實以聞 丁丑詔

皇太子釋奠孔子加張栻呂祖謙伯爵並從祀帝手

詔曰虎闡齒胄太子事也此禮廢久矣如釋奠釋菜

言路侵監司守臣之權則
外臣何由展布

之事我朝俱未嘗廢然享師敬道又不可拘舊制可
令太子謁拜太子既還上奏曰先聖之道至我朝而
後有以續孟氏之傳然諸說並駕未知統一迨朱熹
張栻呂祖謙志同道合切思講磨擇精語詳開牖後
學人心一正聖道大明今熹已秩從祀而栻祖謙尚
未奉明詔臣竊望焉帝從之遂封栻華陽伯祖謙開
封伯並列從祀 二月丁酉太陰掩昴 蒙古詔減
免民間差發秦蜀行省借民錢給軍以今年稅賦償
之 三月壬戌朔日食 浙朱燿罷 夏四月乙未以
皮龍榮叅知政事沈炎同知樞密院事何夢然僉書

用則君子小人並用竄亦君子
小人並竄此宋家極式

樞密院事俞興爲四川制置使乙卯竄吳潛于循州
丙辰竄丁大全于貴州 蒙古詔軍中所俘儒士聽
贖爲民時淮蜀士遭俘虜者皆沒爲奴翰林學士高
智耀奏言以儒爲驅役古無有也陛下方以古道爲
治宜除之以風天下 蒙古主從之命循行郡縣區別
之得數千人貴臣或言其詭濫蒙古主詰之對曰譬
則金也金色有淺深謂之非金不可才藝有淺深謂
之非士不可 蒙古主大悅 蒙古主命宣撫司官勸
農桑抑游墮禮高年問民疾苦舉文學才識可以從
政及茂才異等列名上聞擢用其職官汚濫及民不

孝弟者量輕重議罰。五月蒙古以史天澤爲中書右丞相。蒙古主問竇默曰：朕欲求如唐魏徵者，有其人乎？默對曰：犯顏諫諍，剛毅不屈，則許衡其人也。識深遠慮，有宰相才，則史天澤其人也。蒙古主納之，遂相天澤，以默爲翰林侍講學士。蒙古以姚樞爲太子太師，竇默爲太子太傅，許衡爲太子太保，皆辭不拜。時王文統以言利進爲平章政事，衡樞輩入侍，言治亂休戚，必以義爲本。文統患之，且竇默復於蒙古主前力言文統學術不正，必禍天下。蒙古主曰：然則誰可相者？默曰：以臣觀之，無如許衡。蒙古主不悅而

許彪孫死節

罷文統疑衡與默爲表裏乃奏授樞等東宮三師陽
爲尊用之實不使數侍蒙古主也默以屢以文統不
中欲因東宮以避禍與樞拜命將入謝衡曰此不安
於義也且禮師傅與太子位東西鄉師傅坐太子乃
坐公等度能復此乎不能則師道自我廢也因相與
懷制言太子未立豈宜虛設官稱乃改授樞太司農
默仍侍講學士衡國子祭酒未幾衡稱疾還懷孟
六月潼川安撫副使劉整以瀘州叛降蒙古制置司
叅謀官許彪孫死之初賈似道之出督也嘗憾高達
曹世雄之輕已令呂文德拮據其罪逼世雄死達亦

廢棄整聞之懼會俞興帥蜀整素與興有隙而似道
方會計邊費興遣吏下整整訴于朝不得達心益不
安遂籍瀘州十五郡戶三十萬降于蒙古蒙古以整
爲夔路行省兼安撫使整驍將也蒙古旣得之由是
盡得國事虛實而似道不爲虞整之將叛也命制
置司叅謀官許彪孫草表彪孫不屈合門仰藥死
秋七月癸亥蒙古初立翰林國史院王鶚請脩遼金
二史又言唐太宗置弘文館宋太宗設內外學士院
今宜除拜學士院官作養人才乞以右丞相史天澤
監脩國史左丞相耶律鑄平章政事王文統監脩遼

金史仍採訪遺事並從之 蒙古主諭將士舉兵攻
宋詔曰朕即位之後深以戢兵爲念故年前遣使於
宋以通和好宋人不務遠圖伺我小隙反啓邊釁東
剽西掠曾無寧日朕今春還宮諸大臣皆以舉兵南
伐爲請朕重以兩國生靈之故猶待信使還歸庶有
悛心以成和議留而不至者今又半載矣往來之禮
遽絕侵擾之暴不已彼嘗以衣冠禮樂之國自居理
當如是乎曲直之分灼然可見今遣王道貞往諭卿
等當整爾士卒礪爾戈矛矯爾弓矢約會諸將秋高
馬肥水陸分道而進以爲問罪之舉尚賴宗廟社稷

之靈其克有勲卿等當宣布朕心明諭將士各當自
勉毋替朕命 甲子蜀帥俞興以劉整叛移檄討之
會蒙古成都經畧使劉元振將兵來逆整至瀘興進
軍圍之晝夜急攻城幾陷左右勸元振曰事勢如此
宜思變通整本非吾人與俱死無益也元振曰人以
誠歸我既受其降豈可以急而乘之且瀘之得失關
國家利害吾有死而已未幾援兵至元振與整出城
合擊大敗之興退走詔以興道即罪如功啓戎罷任鐫職
戊寅王惟忠家訟寃詔奪謝方叔應得恩數 八月
壬辰以呂文德兼四川宣撫使 丁酉詔奪向士璧

劉整可謂見矣

官時鄂州圍解賈似道忌功欲污鱗一時閫外之臣
乃行打算法於諸路欲以軍興時支取官物爲罪且
怨士壁嘗侮已諷侍御史孫附鳳等劾罷之送漳州
安置又遣官會計邊費於是趙葵史巖之杜庶皆坐
侵盜掩匿罷官徵償而士壁所費尤多至是逮至行
部責償幕屬方元善者極意逢迎似道意士壁坐是
死復拘其妻妾徵之潭人聞之有垂涕者士壁字君
玉常州人才氣精悍紹定五年進士其後方元善俄
得狂疾常呼士壁而死馬光祖與趙葵素有隙且欲
迎合似道被旨即召吏稽勾簿書卒不能得其疵廼

汪立信

立信此爭為光祖非為葵也

以開慶二年正月望夕張燈宴設錢三萬緡為葵放散官物聞于朝汪立信力爭之謂不可且曰方艱難時趙公蒞事勤勞而公以非理攬拾之公一旦去此後來者復效公所為可乎光祖怒曰吾不才不能為度外事知奉朝命而已君他日處此勉為之立信曰使立信不為則已果為之必不效公所為也光祖益怒議不行立信遂投劾去初立信通判江陵府葵制置荆湖嘗以公事劾立信及在沿江府亦謀議寡諧立信於葵蓋未嘗有一日之驩也其不廢公道如此信州謝枋得以趙葵檄給錢粟募民兵守禦及會計

者至信枋得曰不可以累宣撫自償萬緡餘不能辦
乃上書似道有云千金而募徙木將取信於市人二
卵而棄干城豈可聞於鄰國遂得免徵餘者似道又
忌王堅出知和州堅鬱鬱而卒 乙巳以江萬里同

僉書樞密院事

蒙古以許衡爲國子祭酒

九月

乙亥蒙古使郝經久留真州帝趣與錫賚經之留不
使入見其謀出賈似道帝惑其言不悟 蒙古詔立
諸路提舉學校官以王萬慶敬鉉等三十人充之
冬十月丙午以何夢然同知樞密院事 甲寅皇太
子擇配帝詔其母族全昭孫之女擇日入見寶祐中

以此擇后卓越千古

昭孫沒于王事全氏見上上曰爾父死可念對曰臣
妾父固可念淮湖百姓尤可念上曰即此語可母天
下遂納爲太子妃丙辰沈炎罷蒙古主忽必烈
以阿里不哥違命自將討之與戰于昔木土之地諸
王合丹等殺其兵三千人塔察兒分道奮擊大破之
追北五十里忽必烈率諸軍躡其後合三路蹙之其
部將多降阿里不哥北遁忽必烈引還十二月庚
寅蒙古封皇子真金爲燕王領中書省事辛卯熒
惑犯房壬辰熒惑犯鈞鈴甲午以皮龍榮兼權知
樞密院事何夢然叅知政事馬光祖知樞密院事兼

既容默去安見峭直

知臨安府 蒙古命太常少卿王鏞教大樂 壬寅

江萬里罷萬里在賈似道幕下最久雖俛仰容默為

之用然性峭直臨事不能無言似道常惡其輕發故

每入不能久在位 蒙古初立宮殿府秩正四品專

職營繕立尚食局尚藥局

三年蒙古中統三年春正月庚午賜賈似道第宅于集芳園

給緡錢百萬就建家廟 甲戌劉整率所部入朝于

蒙古呂文德遂入瀘州復之詔改為江安軍文德進

開府儀同三司 蒙古脩孔子廟 二月丁亥皮龍

榮罷知潭州龍榮伉直不肯降志於賈似道故罷

臨安饑詔賑卹貧民時馬光祖知榮王與芮府有積粟三往見之王以他辭光祖乃卧于客次王不得已見焉光祖厲聲曰天下誰不知儲君爲大王子今民饑欲死不以此時收人心乎王以廩虛辭光祖探懷中出片紙曰某莊某倉若干王語塞遂許以三十萬光祖遣吏分給活饑民甚衆時近輔兵變水患宗學博士楊文仲輪對言皇天眷命垂三百年天命久熟之餘國脉癘老之候此豈非一大喜懼之交乎願陛下初清明自作主宰又曰春多沉陰豈但麥秋之憂於時爲夬尤軫菟陸之慮天日則洪水發焉蘇

湖則弄兵興焉。我冠于于。而每見大夫之乏使。佩印
纍纍。而常慮貪瀆之無厭。將習黃金橫帶之娛。兵疲
赤籍。掛虛之冗。蚩蚩編氓。得以輕統府。瑣瑣警遽。輒
以憂朝廷。設不幸事有大於此者。國何賴焉。帝竦聽
顧問。甚至文仲在講筵。嘗進讀春秋。帝問五霸何以
爲三王罪人。文仲奏云。齊桓公當王霸升降之會。而
不能爲向上事業。獨能開世變厲階。臣考諸春秋。桓
公初年多書人。及伐楚。定世子之功。旣成。然後書侯
之辭。迭見。此所以爲尊王抑伯之大法。然王豈徒尊
哉。蓋欲周王子孫。率修文武成康之法度。以扶持文

武成康之德澤則王迹不熄。西周之美可尋如此。方副春秋尊王之意。帝曰先帝聖訓有曰絲竹之亂耳。紅紫之眩目。良心善性皆本有之。又曰得聖賢心學之指要。本領端正。家傳世守。以是而君國子民。以是而祈天求命。以是而貽謀燕翼。大哉先訓。朕朝夕服膺。時帝以疾連不視朝。文仲奏聲色之事。若識得破。元無可好。帝歛容端拱久之。蒙古江淮大都督李璫初名松壽。李全子也。自忽必烈即位。便有南歸之志。前後所奏凡數十事。皆恫疑虛喝。以動蒙古。而自爲完繕益兵計。至是召其子彥簡子開平。修築濟南。

受降太輕又多一事

益都等城壁遂殲蒙古戍兵以漣海三城來歸獻京
東郡縣請贖父過仍遣總管李毅等傳檄列郡詔授
壇保信寧武軍節度使督視京東河北路軍馬封齊
郡王復其父全官爵改漣水爲安東州 三月蒙古
王文統使其子堯通好于李壇事覺被殺 乙丑以
孫附鳳僉書樞密院事 夏四月太白晝見李壇引
麾下具舟艦還攻益都入之發府庫以犒師遂復淄
州 蒙古命行中書省宣慰司諸路達魯花赤管民
官勸誘百姓開墾田土種植桑棗不得擅興不急之
務妨奪農時 五月辛未馬光祖以病請祠詔知福

張弘範

州兼安撫使庚辰夏貴上斬縣戰功 蒙古主命諸
王哈必赤總諸道兵擊李壇兵勢甚張復命丞相史
天澤往仍詔天澤專政諸將皆受節制天澤至濟謂
哈必赤曰壇多譎而兵精不宜力角當以歲月斃之
乃深溝高壘遏其侵軼初行軍總管張弘範臨發父
柔謂之曰汝圍城勿避險地險則已無懈心兵必致
死主者慮其險苟有來犯必赴救可因以立功至是
弘範營城西壇出兵突諸將獨不向弘範弘範曰我
營險地壇乃示弱於我必以奇兵來襲謂我弗悟也
遂築長壘內伏甲而外爲壕開東門以待夜浚壕加

深廣。瓊不知也。明日瓊果擁飛橋來攻。未及岸。軍陷壕中。得升壕者。突入壘門。遇伏皆死。六月戊子。朝。廷聞李瓊受圍。給銀五萬兩。下益都府犒軍。遣青陽。夢炎帥師援之。夢炎至山東。不敢進而還。安南王。陳日熒以蒙古兀良合台既還。乃反國。傳位于其子。光昺遣使來告。且貢象二。詔封光昺爲安南王。加日。熒爲安南大王。然光昺實遣人請降于蒙古。乞三年。一貢蒙古。命禮部郎中孟甲諭其國中。亦加封冊。庚寅。以孫附鳳兼權叅知政事。楊棟同僉書樞密院。事。壬辰。吳潛暴卒于循州。賈似道以黃州之事必。

欲殺潛乃使武人劉宗申守循以毒潛潛鑿井卧榻
下自作井銘毒無從入一日宗申開宴以私忌辭再
開宴又辭不數日移庖不得辭遂得疾曰吾其死矣
夜必風雷大作已而果然潛撰遺表作詩頌端坐而
逝循人悲之潛既沒似道歸罪宗申貶之塞外議仍
許潛歸葬潛字毅夫寧國人秘閣脩撰柔勝之季子
嘉定十年進士第一忠亮剛直不負科名 秋七月
丙辰詔州縣官廩祿不時給者御史臺覺察或以他
物折支計贓論罪 戊寅侍御史范純父言前四川
制置使俞興妬功啓戎罷任鑄秩罰輕乞更褫奪以

紆衆怒奏可。甲申夜有白氣亘天。八月戊戌蒙
古主命史樞阿木各將兵赴濟南。李壇帥衆出掠輜
重將及城北。兵邀擊大敗之。壇退保城。史天澤命築
環圍。壇自是不復得出。董文炳知其勢蹙。抵城下呼
壇愛將田都帥者曰。反者壇耳。餘來即吾人。毋自取
死也。田縋城降。壇猶日夜拒守。分軍就食民家。發其
蓋藏以繼不足。則家賦之。鹽令以人爲食。壇知城且
破。乃手刃妻妾乘舟入大明湖。自投水中。水淺不得
死。爲蒙古所獲。史天澤殺之。解其體以徇。明日引軍
東行。未至益都城。中人已開門迎降。三齊復爲蒙古。

所有事聞贈壇檢校太師賜廟額曰顯忠初壇兵有沂漣兩軍二萬餘人勇而善戰哈必赤配蒙古諸軍使陰殺之文炳當殺二千人言于哈必赤曰彼爲壇所脅耳向天子南伐或妄殺人雖大將亦罪之是不宜殺也哈必赤從之然他殺之者已衆皆大梅時山東尚未靖蒙古主以文炳爲經畧使文炳至益都從數騎便服而入至府不設警衛召壇故將吏撫諭于庭下所部大悅山東以安初天澤征壇蒙古主臨軒授詔責以專征天澤至軍未嘗以詔示人旣還蒙古主慰勞之時言者謂壇之變由大藩子弟盡專兵民

李元老

之權天澤奏行之請自臣家始於是史氏及張柔嚴忠濟子弟皆罷還私第九月丁丑温州布衣李元老讀書安貧不事科舉年百有四歲詔授迪功郎致仕本郡給俸 蒙古以阿朮爲征南都元帥尋置兩統軍司東自亳州西自均州諸萬戶隸河南西自宿州東至海州諸萬戶隸山東 冬十月甲子以楊棟僉書樞密院事葉夢鼎同僉書院事 蒙古始立左右部分總庶務命回紇人阿合馬領之仍兼諸路都轉運使專理財賦阿合馬欲每事得專奏聞不關白中書特張文謙居政府力言分制財用古有是理中

書不預則天子親蒞之乎。蒙古主然之。十一月壬辰，竄丁大全于新州。大全既安置貴州，與州將游翁明失色。盃酒間，游愬大全陰招游手，私立將校，造弓矢舟楫，將通蠻爲變。廣西經畧朱禩孫聞于朝，詔改竄新州土牢，拘管日具存亡。賈似道諷禩孫殺之。禩孫遣將官畢遷護送舟過藤州，遷擠大全于水而死。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十九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二十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一百二十

理宗十八

景定四年

蒙古中統四年

春正月壬午朔詔侍從臺諫給舍

卿監郎官以上及總制監司各舉所知不拘員限不

如所舉行連坐法 戊子林希逸言莆陽布衣林亦

之陳藻有道之士林公遇幼承父澤奉親不仕詔各

贈一官 蒙古以姚樞為中書左丞樞上言自中統

至今五六年間外侮內叛繼繼不絕然能官離債負

民安賦役國用粗足政事更新皆陛下信用先王之
法所致今創始治道正宜上答天心下結民心睦親
族以固本定大臣以當國開經筵以格心立學校以
育才則可以光先烈遺子孫邇者伏聞聰聽日煩朝
廷政令日改月異遠近臣民不勝戰懼惟恐大本一
廢遠業難成爲陛下之後憂耳蒙古主納之 二月
賈似道以國計困於造楮富民困於和糴思有以變
法而未得其說知臨安府劉良貴浙西轉運使吳勢
卿獻買公田之策似道乃命殿中侍御史陳堯道右
正言曹孝慶監察御史虞恭張希顏上疏言三邊屯

列非食不飽諸路和糴非楮不行既未免於廩兵則和糴所宜廣圖既不免於和糴則楮幣未容縮造爲今日計欲便國便民而辦軍食重楮價者莫若行祖宗限田之制以官品計頃以品格計數下兩浙江東西和糴去處先行歸併詭析後將官戶田產逾限之數抽三分之一回買以充公田但得一千萬畝之田則每歲可收六七百萬石之米其於軍餉沛然有餘可免和糴可以餉軍可以住造楮幣可平物價可安富室一事行而五利興矣帝從之詔買公田置官田所以劉良貴提領通判陳訐爲檢閱副之良貴請下

徐經孫

陳茂濂

魏克愚

都省嚴立賞罰究歸併之弊獨徐經孫條具其害似
道調御史舒有開劾之罷歸經孫嘗舉陳茂濂至是
爲公田官分司嘉興聞經孫去國曰我不可以負徐
公亦謝事終身不起浙西安撫魏克愚言取四路民
田立限回買所以免和糴而益邦儲議者非不自以
爲公且忠也然未見其利而適見其害近給事中徐
經孫奏言江西買田之弊甚詳若浙西之弊則尤有
甚於經孫所言者因歷述爲害者八事疏奏不省未
幾帝手詔曰未免和糴無如買逾限之田爲良法然
東作方興權俟秋成續議施行似道憤然上疏求去

自動自留弄朝廷如戲

印倪曾自助二十萬助軍故智

復諷何夢然陳堯道曹孝慶抗章留之且勸帝下詔
慰勉帝乃趣似道出視事且曰當始於浙西諸路視
之爲則似道具陳其制帝悉從之二省奉行惟謹似
道首以已田在浙西者萬畝爲公田倡榮王與芮繼
之趙立奎自陳投賣由是朝野無敢言者 蒙古以
王德素充國信使劉公諒副之使于宋致書于帝詰
稽留郝經之故 三月以何夢然知樞密院事楊棟
同知院事葉夢鼎僉書院事 蒙古始建太廟蒙古
國俗祭享之禮割牲奠馬潼以巫祝致辭蒙古主初
立始設位于中書省用登歌樂尋命製祭器法服至

是建太廟于燕京定烈祖太祖太宗木赤察合帶睿
宗定宗憲宗爲八室又命僧薦佛事七晝夜歲以爲
常夏四月丙寅官田所言知嘉興縣段浚知宜興
縣葉哲佐買公田不遵原制詔罷之五月丁酉婺
州布衣何基建寧府布衣徐幾皆得理學之傳詔並
授迪功郎本州府教授兼書院山長六月庚申詔
平江江陰安吉嘉興常州鎮江六郡已買公田三百
五十餘萬畝今秋成在邇其荆湖江西諸道仍舊和
糴丙寅詔公田竣事進劉良貴等官初買官田猶有
抑強嫉富之意繼而敷派除二百畝以下者免餘各

買三分之一其後雖百畝之家亦不免立價以租一
石償十八畝會子四十而浙西之田石租至有直千
緡者亦就此價價錢稍多則給銀絹各半又多則給
以度牒告身准直登仕郎告准三十楮將仕郎告准
千楮許赴漕試校尉告准萬楮承信郎告准萬五千
楮承節郎告准二萬楮安人告准四千楮孺人告准
二千楮民失實產而得虛告吏又恣爲操切浙中大
擾民之破家失業者甚衆官吏有奉行不至者劉良
貴輒劾之追毀出身永不收叙由是有司爭以多買
爲功似道又以陳訾往秀湖廖邦傑往常潤催督其

六郡買田有專官平江則包恢成公策嘉興則潘墀
李補焦煥炎安吉則謝奕趙與訾王唐珪馬元演常
州則洪樵劉子庚鎮江則章垌郭夢熊江陰則楊班
黃伸恢在平江至以肉刑從事邦傑在常州害民特
甚至有本無田而以歸併抑買自經者朝廷唯以買
公田爲功詔進良貴官兩轉餘人進秩有差 秋七
月置摧場于樊城劉整言于蒙古曰南人惟恃呂文
德耳然可以利誘也請遣以玉帶餽之求置摧場於
襄陽城外蒙古從之至鄂請于文德文德許之蒙古
使曰南人無信安豐等處摧場每爲盜所掠願築土

元之羊祐

墻以護貨物。文德不許。或謂文德曰：「摧塲成我之利，且可因以通好。」文德爲請於朝，開摧塲於樊城外，築土墻於鹿門山外，通互市。內築堡壁，蒙古又築堡於白鶴。由是敵有所守，以遏南北之援。時出兵哨掠襄樊城外，兵威益熾。文德弟文煥知爲蒙古所賣，以書諫止。文德始悟，然事已無及，惟自咎爾。蒙古以廉希憲爲中書平章政事，商挺參知政事。希憲在秦蜀，凡宋將家蜀之在北者，歲給其糧；北人在於南者，子弟得越界省其親人，皆感之。李壇反，降人費寅譖希憲制關中，得民心，又得商挺爲之輔，修城治兵，潛畜

異志蒙古主疑之。命中書右丞南合代希憲且覆視所告事。卒無實狀。詔希憲挺還。皆進秩。希憲首言國初以來。凡納土及始受命之臣。咸令世守。至今將六十年。子孫皆奴視部下。郡邑長吏皆其皂隸。僮使前古所無。宜更張之。乃議行考課黜陟。遷轉法。蒙古主從之。九月甲午。以何夢然知樞密院事。楊棟同知樞密院事。葉夢鼎僉書樞密院事。蒙古諭高麗上京等處。毋重科歛民。民間所賣布帛。踈薄狹短者。禁之。冬十月己未。詔發緡錢百四十萬。命浙西六郡置公田莊。十一月己亥。福州火。十二月丁未朔。

訓備

詔皇太子宮講官詹事以下日輪一員辰入酉出專
講讀備咨問以稱輔導之實以趙景緯爲考功郎
官景緯再辭不許兼沂靖惠王府教授辭不許是冬
四辭新命且乞祠皆不許乃乞於赤城桐栢之間采
藥著書庶幾有補後學使病廢之身不爲無用於聖
世不許御筆兼崇政殿說書三辭不許乃造朝侍緝
熙殿以易進講論聖人體元之妙在惟幾人君得此
則天下有治而無亂人事有吉而無凶矣又曰惕厲
祇懼乃天心之所存聖人先處於憂故能無憂先處
以危故能無危若乃先自處於安樂則憂危乘之矣

又論監司守令其說曰知人之難自古已然人才乏
 使莫今為甚或觀望而撓於勢或阿私而徇於情或
 是非不公而以枉為直或毀譽失實而以污為廉遂
 使舉刺不當不足以服天下之心與其糾劾於有罪
 之後而未必盡得其情孰若精擇於未用之先而使
 之各稱其職

五年蒙古至元年春正月丁丑朔詔曰朕粵稽盛帝明王

制治保邦曷嘗不以人材為先務蓋雖堯舜之法度
 文武之方策苟非得人是廸是循則亦徒法而已故
 必賴濟濟之賢藹藹之士布列中外道德一而風俗

同然後可望其舉行不悖相繼於長久也我國家因
之舊進士一科得人爲盛三百年間所以保乂王家
垂休億載者厥功茂哉弊久蠹滋近年尤甚非無佳
士穎出由此其選然窮經學古者或病於詞華植德
礪行者難究其蘊奧高才大器者往往局於纖悉繩
墨之末是以官甚冗而才愈乏家殊俗而風益漓至
於冒國法以苟營假儒冠而挾策俚言亂雅勦說趨
時使習之者反賊其良而取之者莫任其咎人情至
此咸欲變通蓋披閱先朝名臣奏議其論取士之法
非一惟程顥願兄弟深知治道酌古通今綱條詳明

用意肫切。今三省詳議，叅酌其可行者，條具以聞。務於科舉令甲，無大更張，以妥妥士心。而於進士舉之外，所以崇尚經術，考察德行，選用材能之道，立爲一代之典。陶成四方之風，庶幾豐芑之仁，垂之萬世，顧不美歟。癸巳，出奉宸庫珠香象犀，下務場貨易助收楮幣。蒙古敕選儒士編脩國史，譯寫經書，起館舍給俸贍之。三月，賈似道言：公田已成，若復以州縣總之，恐害不除而利不可久。請以江陰、平江、公田隸浙西憲司，安吉、嘉興、公田隸兩浙運司，常州、鎮江、公田隸總所。每歲租輸之官倉，特與饒減二分。或水

即青苗誘法

真白奪繫街矣

早則別議放數仍立四分司以主管公田繫衝平江
嘉興安吉各一員鎮常江陰共一員每鄉置官莊一
所民爲官耕者曰官佃爲官督者曰莊官莊官以富
饒者充應兩歲一更每租一石明減二斗不許多收
其間毘陵澄江一時迎合止欲買數之多凡六七斗
皆作一石及收租之時元額有虧則取足於田主遂
爲無窮之害或內有磽瘠及租佃頑惡之處又從而
責換于田主其禍尤慘 蒙古主命尚書宋子貞陳
時事子貞條具以聞詔獎諭命中書省議行之 夏
四月丙午詔管景模妻孥陷沒效忠愈堅平時所得

俸入率以撫恤將士遂至空乏特賜緡錢三十萬

辛亥太陰犯軒轅御女星戊午太白晝見五月庚

辰何夢然罷知建寧府辛卯以楊棟叅知政事葉夢

鼎同知樞密院事姚希得同僉書院事乙未安南

奉表進方物詔却之仍厚賚以獎恭順蒙古釋宋

私商五十七人給糧遣歸六月甲辰朔知衢州謝

堅因寇焚掠常山縣棄城遁臺臣言衢州詹汚之變

乃謝堅任都吏徐信激之詔斬信籍其家堅削秩不

叙秋七月甲戌彗星出柳光燭天長數十丈自四

更見東方日高始滅詔避殿減膳許中外直言趙景

緯上封事曰今自求所以解天意者不過悅人心而已百姓之心即天心也錮私藏而專天下之同欲則人不悅保私人而違天下之公議則人不悅閭閻之糟糠不厭而燕私之供奉自如則人不悅百姓之膏血日媵而符移之星火愈急則人不悅不公於己而欲絕天下之私則人不悅不澄其源而欲止天下之貪則人不悅夫必有是數者斯足以召怨而致災願陛下捐內帑以絕壅利之誘出嬪嬙以節用度之奢弄權之貂寺素爲天下之所共惡者屏之絕之毒民之恩澤侯嘗爲百姓之所憤者黜之棄之擇忠鯁敢

言之士。置之臺諫。以通關鬲之壅。選慈惠忠信之人。使爲守宰。以保元氣之殘。又必稽乾淳以來。凡利源窳名之在百司庶府者。悉隸其舊。以濟經用之急。公田派買不均之弊。聽民自陳。隨宜通變。以安田里之生。則人心悅而天意解矣。人之常情。懼心每發於災異。初見之時。不能不潛移於諂諛。交至之後。萬一過聽。左右寬譬之。曲爲他說。以自解。毛舉細故。以塞責。而恐懼之初心弛。則下拂人心。上違天意。國之安危。或未可知。臺諫士庶皆上書。以爲公田不便。民間愁怨所致。於是賈似道上書。力辯乞避位。帝曰。言事易。

任事難自古然也使公田之說不可則卿建議之始
朕已沮之矣惟其公私兼濟所以舉意行之今業已
成矣一歲之軍餉仰給於此若遽因人言罷之雖可
快一時之異議如國計何卿旣任事亦當任怨禮義
不愆何恤人言卿宜安心毋孤朕倚昆之意知臨安
府劉良貴亦以人言籍籍自陳括田之勞乞從罷免
不允由是公論頗沮 臨安府學生葉李蕭規應詔
上書詆賈似道專權害民誤國似道命劉良貴拮據
以罪黥配李于漳州規于汀州 蒙古以解州鹽課
均賦諸色僧道軍匠等戶其太原小鹽聽從民便

蒙古阿里不哥自昔木土之敗不復能軍至是與諸
 王玉龍答失阿速帶及其謀臣不魯花阿里察脫忽
 思等自歸于上都蒙古主以諸王皆太祖之裔並釋
 不問其謀臣不魯花等伏誅 丙申楊棟罷棟以彗
 星為虫尤旗非變異也臺臣論其欺天罔君或謂棟
 姑為是言陰告于帝謀逐賈似道似道覺之遂罷棟
 八月丙午以楊棟知建寧府戊午彗星消伏甲子
 彗星復見于參趙景緯又言曰損玉食不若損內帑
 卻貢奉之為實避正朝不若塞倖門廣忠諫之為實
 肆大青固所以廣仁恩又不若擇循良黜貪暴之為

實蓋天意方回而未豫人心乍悅而旋疑此正陰陽
勝復之會眷命隆替之機也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錄
院檢討官辭不許轉對言願明辯義利之限力破繫
吝之私以天自處而絕內外之分以道制欲而黜耳
目之累毋以閨闈之賤干公議毋以明指以道戚畹之私紊國
常庶幾可以得人心而回天變矣 蒙古翰林承旨
王鄂言劉秉忠久侍藩邸參密謀定大計積有忠勤
然猶仍其野服散號宜正其衣冠崇以顯秩蒙古主
即日拜秉忠爲太保叅領中書省事秉忠旣受命以
天下爲己任知無不言凡燕閒顧問輒推薦人物可

器使者其所甄拔後皆爲名臣 蒙古劉秉忠請定
都于燕蒙古主從之詔營城池及宮室改燕京爲中
都其大興府仍舊 蒙古以宋民新附撥地土衣糧
給其牛種仍禁邊將分匿人口 蒙古改元大赦天
下詔曰應天者惟以至誠拯民者莫如實惠朕以菲
德獲承慶基內難未戡外兵未戢夫豈一日于今五
年賴天地之昇矜暨祖宗之垂裕凡我同氣會於上
都雖此日之小康敢朕心之少肆比者星芒示儆雨
澤愆常皆闕政之所繇顧斯民之何罪宣布惟新之
令溥施在宥之仁據不魯花忽察禿滿院里察脫火

經界

思輩構禍我家照依太祖皇帝扎撒正典刑訖可大赦天下改中統五年爲至元元年於戲否徃泰來迓續亨嘉之會鼎新革故正資輔弼之良咨爾臣民體予至意 九月乙未竄建寧府教授謝枋得于興國軍枋得考試宣城及建康摘賈似道政事爲問首言權姦擅國敵兵必至趙氏必亡漕使陸景思上其藁於似道於是左司諫舒有開劾枋得校文發策怨望騰謗大不敬詔貶興國軍居住 賈似道請行經界推排法于諸路由是江南之地尺寸皆有稅而民力竭矣 賈似道又以物貴由于楮賤楮賤由于楮多

乃更造銀關每一准十八界會之三自製其印如賈
字狀行之出奉宸庫珍貨收弊會于官廢十七界會
不用銀關行物益貴楮益賤 蒙古立翰林國史院
以改元詔諭高麗并赦其境內 冬十月乙丑帝有
疾詔草野有能治療者白身除節度使有官及願就
文資者並與比附推恩仍賜錢十萬田五百頃卒無
應者丁卯帝崩在位四十一年年六十一太子禛即
位尊皇后曰皇太后上帝廟號曰理宗 史臣曰理
宗享國與仁宗同然仁宗之世賢相相繼理宗四十
年間若崔與之吳潛皆弗究于用而史彌遠丁大全

賈似道竊弄威福相爲終始治效之不逮仁宗宜也
蔡州之役可以雪先世之耻顧乃貪地棄盟事釁隨
起兵連禍結境土日蹙郝經來使似道諱言其納幣
講和蒙蔽抑塞拘留不報自速滅亡吁可惜哉良由
中年嗜慾旣多怠於政事權移姦臣以致於此然嘉
定以來正邪貿亂國是靡定自帝繼統首出王安石
而尊濂洛表章朱氏不變士習視前朝奸黨之碑僞
學之禁何如哉後世有以理學復古帝王之治者考
論其匡直輔翼之功自帝始焉廟號曰理其殆庶乎
十一月丙戌帝初聽政御後殿命馬廷鸞留夢炎

兼侍讀李伯玉陳宗禮范東叟兼侍講何基徐幾兼
崇政殿說書詔求直言又詔先朝舊臣趙葵謝方叔
程元鳳馬光祖李魯伯各上言以匡不逮召江萬里
王爚洪天錫湯漢等赴闕詔躬行三年喪御史劾宦
官李忠輔何舜卿等贓罪並竄遠方 蒙古阿合馬
以河南鈞徐諸州俱有鐵冶請興鼓鑄之利乃括戶
三千興煽之歲輸鐵一百三萬七千斤又以太原民
煮小鹽越境販賣民貪其價廉競買食之解鹽以故
不售歲入課銀止七千五百兩請歲贈五千兩無間
諸色兵民鈞出其賦至是罷左右部居中書蒙古主

漕運

嘉阿合馬之能超拜平章政事 蒙古以至元二年
曆日賜高麗禁登州和州等處并女直人入高麗界
剽掠詔宋人歸順及北人陷沒來歸者皆月給糧食
十二月辛丑詔改明年元 壬寅戒賊吏絕貢羨
餘 甲辰詔以生日爲乾會節 甲子太陰犯房
蒙古定中外百官儀從命選善水者一人沿黃河計
水程達東勝可通漕運馳驛以聞

浙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二十

浙江圖書館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二十

十四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善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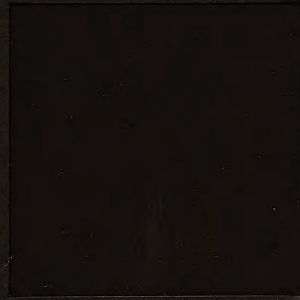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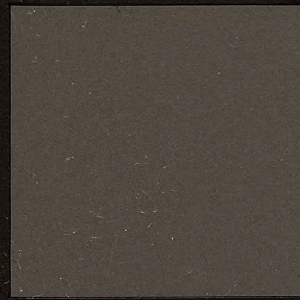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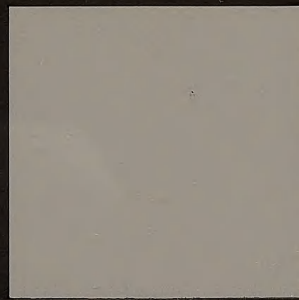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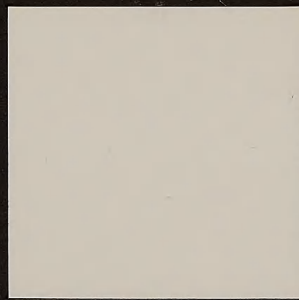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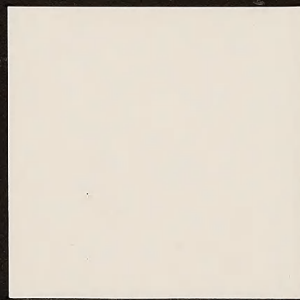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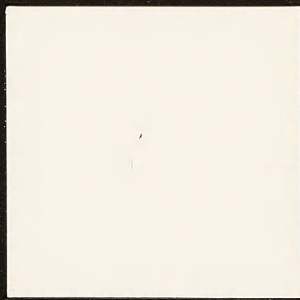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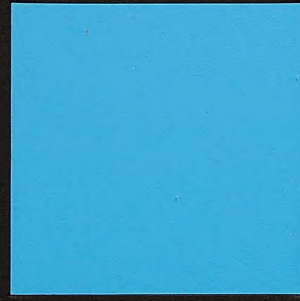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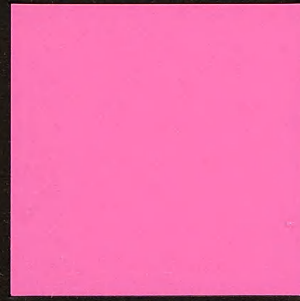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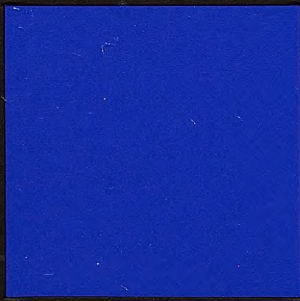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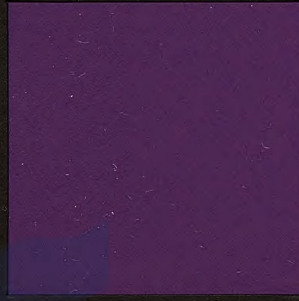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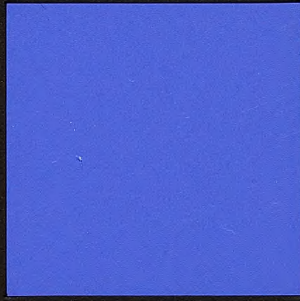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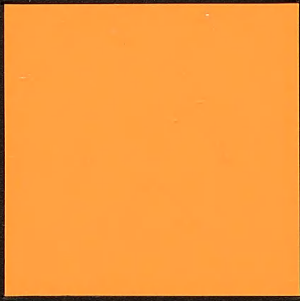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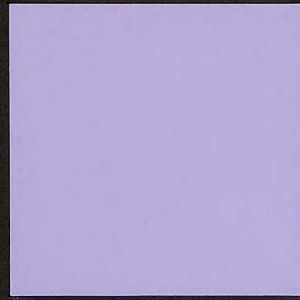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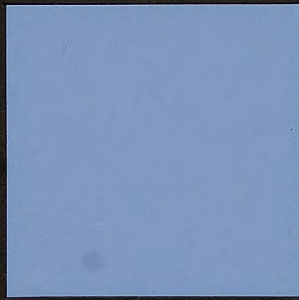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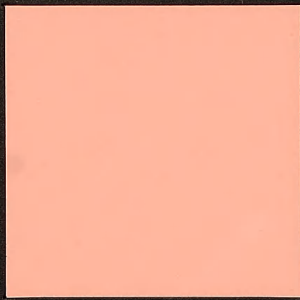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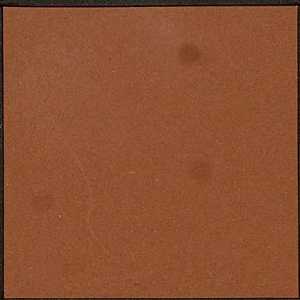
甲 登記號：030004

一九 年 月 日



浙江圖書館

colorchecker CLASSIC



x-rite



